與杜博士一夕談

本社採訪組



轉了兩次車，好不容易才來到林森北路，但是，上那兒去找67巷呢？老天！雨愈來愈大了！

門鈴將我們帶到充滿溫馨的客廳裏，我們終於與這位未曾謀過面的醫學權威見面了……

以抱歉和打擾做過開場白後，我們即敍述此行的目的，對於醫科停招的問題他這麼回答。

「三年前，我曾到過你們的附設醫院，我發現那兒的 Case 相當有限。其實一間醫院，若不能成爲後送醫院是不夠資格成爲教學醫院的。」

呷了一口香茗後他繼續說：「這次我到美國去，遇到許多中山畢業的同學，他們都相當有成就呢？尤其是在美國東部。

中山的學生有許多考上 E. C. F. M. G. 的，這是同學們很懂得自愛，但是你們確有先天上的障礙，例如學分不夠，在出國後形成了一大問題，在美國有些州可以拿到執照，有些州就不行，必須再補修學分，而在日本也有同樣情形。所以你們必須改爲醫學院。」

說到改爲醫學院他又說了：

「我主張，醫科、牙科的程度要達到一定的水準才准予開業行醫。所以醫科教育至少要七年，牙科至少要六年。除了這點外我認爲你們必須改爲學院還有下列原因：

一、中華民國的醫生必須都是大學畢業的，如此才對得起全國人民。

二、在升學或留學考試中不利——例如剛才所說的學分不夠。

三、國家執照考試通過的人數不多。

四、論程度，中山的設備師資未能達到標準——其實，在目前所有的私立醫學院設備都感不足，甚至有些醫學院連附設醫院都沒有！且每一間之專任教授均很少，因爲論師資，台灣正處於青黃不接的階段，所以沒有什麼大的差別。

在我認爲，醫科、牙科的專科醫學教育，已不合時代潮流，絕不容許它存在，若不改爲醫學院就必須廢止。」

對於改制不能成功，中山到底什麼地方有待改進？他這麼說了：

「師資，還是最重要的問題，因爲若無專任教授，則學生不能有系統的，接受完整的教育；而且，在研究工作方面也不能得到進展。因爲，教學和研究工作是學校的兩大任務，或者說是兩大工作。

那要如何改進呢？你們每一科皆需要專任教員，剛才說到：台灣普遍缺乏醫學教授，故延聘不是根本的辦法，必須自己培養。但這裏又有個問題：中山是專科，故畢業後並無學位，要成爲研究員很困難

；所以改成學院又是二而一，一而二的問題。

我覺得…醫學教育者必須對國家、社會負責，若造就出欠缺訓練的醫生，這該由教育者負責。」

鎂光燈的閃光打斷了他的話語，趁此機會他又喝了口茶，然後又接了下去：

「設備的足夠與否這是見仁見智的問題，在我認爲，有了專任教員做研究工作，自然會申請設備，利用設備，這樣設備才有意義。如果僅有完善之設備，而沒有人利用研究，這與沒有設備不是沒兩樣嗎？其實這些問題目前各校都很嚴重，尤以中山爲最，故教育部便拿中山開刀了……。」

「我個人是希望你們改制學院成功，停招醫科並不是辦法。

即使改制成功未必就請得到教授，這一點必須是學校當局者的努力。

我認爲，以三百萬元來興建圖書館，未必能有很大的助益，倒不如利用這些錢來增進師資，培養師資，因爲這問題一解決，一切都解決了。

對了，有件事我倒該補充一下，我個人認爲，中山牙科之水準更有待改進，若要停招，應先停招牙科，不應停招醫科。……但說句實話，台灣的牙科比起外國說來是差了一段。」

對於學生，他給了我們這些建議：

「學生主要的事情是努力讀書，充實自己，以成績來表現自己，而其他改院的事，是校方所應該努力的。」

「我認爲嚴格的管理才是愛護學生，唯有如此才對得起學生、家長，及國家社會。」

辭別了杜博士，雨已停，雖未能見得繁星點點，但在昏暗的夜空下我們已甚覺開心，忽聽得飢腸轆轆，猛然才想起尚未吃晚飯呢！今天的訪問到此打住，請回去自己料理民生問題吧！





與杜博士一夕談

本社採訪組